

丙年 常年期第卅三主日

【拉三19-20a；詠九七5-9；得後三7-12；路廿一5-19】

潘家駿 神父

時序已經進入教會禮儀年的年終歲末，時間已經來到了丙年常年期第卅三主日，再過兩個星期，教會就要開始新的禮儀年度了。

每到年終歲末的這個時刻，教會總會透過主日彌撒再次提醒信友終究要來的「那個日子」。對舊約時代的以色列子民來說，「那日子」指的就是「上主的日子」，這日子原來是偉大和使人嚮往的日子，因為在這日子，天主要拯救他們，使他們不但享受太平，而且還要戰勝萬邦，成為一枝獨秀的強國。然而由於許多以色列人陶醉在這種美好的幻想中，而忘卻實行正義，遵守上主的誡命，於是先知亞毛斯便開始報告「上主的日子」將是可怕黑暗的日子，而岳厄爾先知則是將它描寫成上主審判和實行正義的日子，本主日彌撒的讀經一《瑪拉基亞先知書》更是將之形容為正義太陽升起的日子，在這日子裡，所有驕傲的人和作惡的人都將被燒盡，根子和枝條都不給他們留下。而在新約中，「上主的日子」是與耶穌光榮再來的日子相提並論的，因此這日子也成為「最後的日子」，也就是所謂的「世界末日」。在今天彌撒的《路加福音》中，耶穌就是從耶路撒冷聖殿的毀滅談到了「上主的日子」。

有關這「上主的日子」，表面上看來，是指人類歷史終結的時刻，因此有人很篤定自己不會有機會看到。然而耶穌所預言的那日子來臨的徵兆，有哪些不正是在我們眼前發生呢？至論戰爭，民族彼此相互攻擊，國家彼此互相殺戮，在歷史上簡直是無日無之；甚至在今日的全球各地，不論是內戰或跨國戰爭，仍有多處正如火如荼開打的戰區；除此之外，更有防不勝防、隨時隨處爆發的全球恐怖襲擊等。至論饑荒，今日雖然不少人因營養過剩而努力纖體減肥，但基於種種原因，不少人仍在饑餓邊緣掙扎求生存。按聯合國的估計，平均每三點六秒，世界上便有一人死於饑餓；全球70多億人口中超過一半的人口，每天的生活費少於兩美元。

至論疾病，遠的不說，2003年，發源於亞洲的SARS（急性呼吸道症候群）橫掃全球，在不到一天的時間內就擴散到了加拿大。2009年H1N1新型流感爆發，橫掃全球 214個國家，造成超過 18,000人死亡。2012年，一種發源於中東的新型病毒也影響了全球，它就是MERS（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）。2014年，佔據大家腦海的疾病就是伊波拉。全球超過10個國家中，共有超過 27,000人感染伊波拉病毒，有超過 11,100人死亡。是的，數以百計的傳染病繼續在折磨我們這個星球，無論是都市還是鄉村都受影響。而至論天災，遠近的不說，發生在2011年3月11日在日本宮城縣東方外海的地震規模9.0超級強震、與緊接著強震所引起的海嘯，致使上萬人罹難喪生，並在福島第一核電廠造成一系列設備損毀、爐心熔毀、輻射釋放等災害事件，其對人及大自然所產生的災害病變至今仍然在持續發酵當中。而1999年9月2日造成兩千多人罹難的台灣集集大地震，更是成為台灣人的集體苦難與夢魘。

而人類不僅要面對這些群體的苦難，同時也擺脫不了那些屬於非常個人的苦難。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法國的羅蘭·巴特（Roland Barthes）就曾指出這種苦難，他在母親逝世的翌日起，將自己對母親的思念與哀傷之情隨手寫於紙片上，後來出版了《哀悼日記》（*Journal de deuil*）一書，在書中他因著對母親的去世而哀痛，這哀痛讓他經驗並寫下人生的苦難，他說：

悲慟，一顆心無處安頓，
抑鬱、焦躁、悔恨接踵而來，
所有這些都屬於巴斯卡（Blaise Pascal）說的，
「人的苦難」。

是的，面對這些人類的大小苦難，我們不免會問天主，末日就末日唄，但為何需要人類以苦難來等待那日子的來臨？天主既然是全知全善全能的主，為何不阻止苦難的發生，甚至消滅苦難呢？天主是否玩過頭還是有虐待狂？就愛眼睜睜看著人類受苦；然後，又派遣祂的獨生子耶穌來到人間替人受苦，再看著自己受苦的兒子，來令自己心痛呢！這一連串的問題，天主要如何解呢？

的確，苦難確實是人生的實況，所以捷克的著名作家米蘭·昆德拉（Milan Kundera，就曾經說過：「我痛苦，故我存在。」人存在，就會經歷苦難，苦難從人生的開始，便與人形影不離；這正如雅各伯在回答埃及法郎時說的：「我寄居人世已一百三十年；我一生歲月又少又苦。」（創四十七9）也因此，苦難常常是人們抗議天主、起訴天主、否定天主、甚或詛咒天主的理由，因為全能的天主應該為人被遺棄在苦難之中負責。無怪乎法國的存在主義者卡繆（Albert Camus）會

這樣說：「即使接受天主存在，受苦的伊凡（蘇俄大文豪杜斯托也夫斯基的小說作品《卡拉馬助夫兄弟們》中的主角人物之一）也不會在人類遭受的苦難面前向天主屈服，反而在對人類遭受的苦難進行了長時間的思考以後，怒火越燒越旺，最後把『即使祢存在』變成『祢根本不值得存在』，甚至變成『祢就是虛無』。」的確，因為苦難得不到說明與解釋，人類的受苦似乎就成為拒絕天主的理所當然的理由，但同時也讓自己陷入虛無的困境當中，因為否定了天主，人存在的根基也動搖了。

面對生命的虛無，有一位奧地利心理學家、精神病學家和猶太人大屠殺的倖存者維克多·弗蘭克（Viktor Emil Frankl）醫生，他是意義治療法的創立者，他的理論已成為佛洛伊德（Sigmund Freud）、阿德勒（Alfred Adler）之後維也納精神治療法的第三學派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他曾被關進奧斯維辛集中營，受盡非人的折磨，經歷九死一生，最後僥幸地存活了下來。他在集中營之所以仍能活著，是因為有「活出意義來」的信念。在他的著作《活出意義來》這本書中，他特別強調意義的尋求，乃是人最基本的需要。因此，面對苦難重重的人生，人當如何破苦局呢？就是「從苦難中活出意義來！」在今天的《路加福音》中，耶穌就是教導我們如何去面對苦難，並活出生命的意義。祂教導我們：

1. 「你們要謹慎，不要受欺騙！」（路廿一8）

耶穌鼓勵及安慰我們不要被眼前的一切苦難所嚇倒，也不要聽信那些假先知的迷信謊言，以為盲從地拜誰、信誰、跟隨誰就可以逢凶化吉。不！只有懷著希望，勇敢承擔，在歎息和產痛中，人才會明白生命的意義。無論戰爭、饑餓、瘟疫、異象或凶兆把我們壓得怎樣透不過氣來，我們相信那是產痛，是一個叫人喜悅的新生命的誕生過程。無論眼前的苦難有多大，我們的最大安慰就是耶穌這句話：「你們的一根頭髮，也不會失落。」（路廿一18）

2. 「不要驚惶！」（路廿一9）

「不要驚惶！」因為這些人禍天災所帶來的苦難都是耶穌所提到的末世徵兆，這些個事都在提醒我們，我們已經活在末世。但這並不是說世界已經到了盡頭，而是說這些災禍已經在我們周圍。耶穌形容這個世界所發生的這些事，就是在向我們宣告：天主的國終要來臨。

事實上，聖經中有關末世的文字，目的除了要提醒我們珍惜當下我們所擁有的之外，也告訴人不要驚惶及逃避眼前的景況，因為人類的將來，正繫於當下的面對。如果我們用警醒積極的態度看待人生，那麼耶穌所預言的末世，今天就已經發生，而且明天還要繼續；為我們基督徒來說，我們毋須走到歷史的盡頭才得知真相。今天的福音耶穌告知我們的戰爭、饑餓、瘟疫、異象或凶兆等災難事件都只是過程，終結是我們面對種種災難事件後所孕育的新生。因此，保祿在《羅馬書》就曾指出：「凡受造之物都熱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顯揚，因為受造之物都屈伏在敗壞的狀態之下，但受造之物仍懷有希望，脫離敗壞的控制，得享天主子女的光榮自由。」（羅八20-21）

3. 「你們要憑著堅忍，保全你們的靈魂。」（路廿一19）

我們之所以堅忍到底的力量泉源，就是因為天主與我們同在。是的，耶穌的另一個名字是「厄瑪奴爾」，這是上主對我們人類的承諾，承諾祂是與人同在的天主。所以天主不只是安慰受苦受難之人，祂更是參與人們的苦難之中。是的，主耶穌也曾經哭泣，祂為去世的拉匝祿哭了（參：若十九33）；祂讓我們認識到降生成人的天主，來到我們中間；祂知道我們的苦難，經歷我們的苦難，並且能分擔我們的苦難，並且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，交付了自己的生命，而勝過了人間的苦難。

因此，德國的基督教神學家莫特曼（Jürgen Moltmann）就強調人是透過苦難而認識天主的愛。在他的苦難神學中指出：在人類的痛苦中，天主沒有隱藏，祂總是與受苦的人同在，就如依撒意亞先知書上所說的：「他們在一切苦難中，祂也同受苦難。」（依六十三9）因此，沒有苦難就沒有愛！

人性裡的軟弱讓我們在面對人類群體或我們個人的苦難和十字架時，常會感到惶恐不安，不想面對，也害怕面對。不過，三年前去世的我的一位摯朋好友，在日本東京行醫的余大夫，去世前他在死亡邊緣折磨徘徊了五個年頭，在這五個時時死亡壓境的年頭裡，沒有消沉意志、怨天尤人，反而更加積極投入善行善功，把他人的苦難當成自己的苦難。

余大夫在八年前發現罹癌，後來當病情惡化，大動脈淋巴結已從一個擴散到七個，所以開始「標靶治療」，但他卻說此刻的生命讓他更「深刻體驗到自己的生命揭開另一個序幕」。在秋田聖母朝聖地朝聖回到東京後。他寫道：「這次朝聖正值大颶風吹到東京及東北地區，狂風豪雨，所有飛機都停飛。感謝天主及聖母護佑，我們飛機卻如常起飛了。聖母並沒有說我的病情會如何，或我還能活多久，但是我相信，今後我流淚時，她必會陪伴我。」默想今天的福音，卻是讓我想起英年早逝的余大夫的這段話來，至此我也終於明白：只要珍惜上主賞賜的生命，好好活在當下，便不用害怕生命裡的苦難，不必驚惶苦難所帶來的痛苦，也不必憂慮生命何時完結，更毋須理會世界末日何時到來。

的確，生命裡大小苦難橫互眼前，但就如耶穌所說的：「不要驚惶！」阿們。